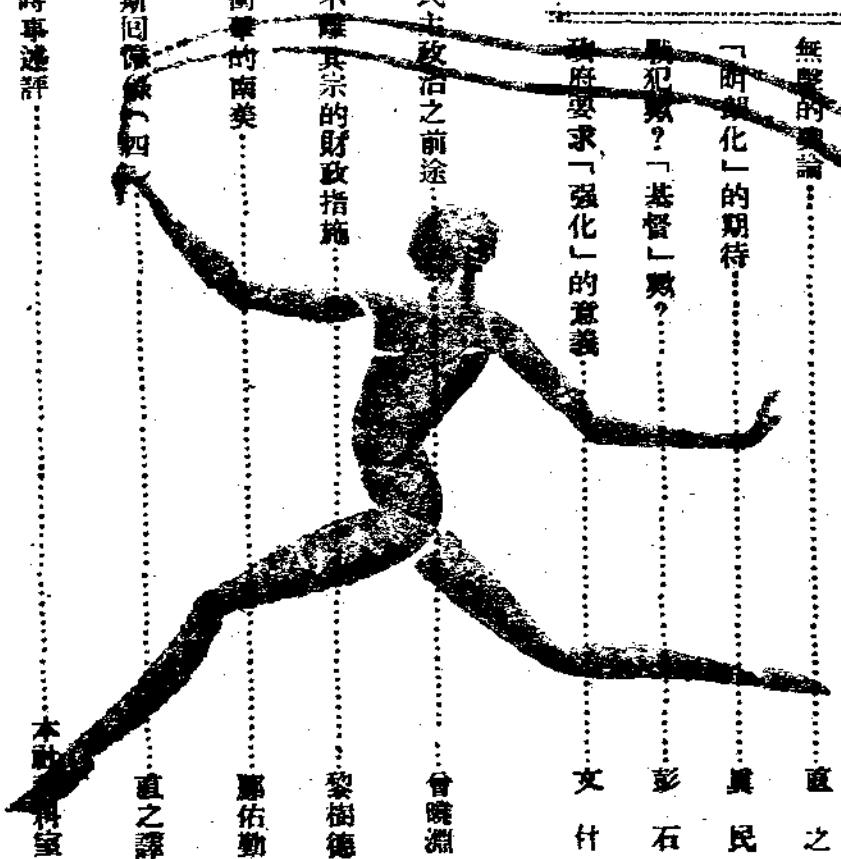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創刊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二十期

時事評論



自由論壇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無聲的輿論

直之

這次美國大選，杜魯門出乎意料之外的獲得了勝利。美國人民對杜魯門的印象本不甚佳，但他們在決定今後四年之內美國政治命運的重要關頭，兩願選擇不大十分滿意的杜魯門而不要共和黨的杜威，這原因，已有很多中肯的評述，毋待我們再來論列。我們現在所要注意的是在這次大選之中，幾乎遍佈美國全國，事前有意使人相信，或者自己真心相信杜威必勝的新聞廣播機構，他們所製造的，所傳播的直接間接有利於杜威的消息，一夜之間，被杜魯門當選的絕對事實，證明為毫無根據。因此令人想到，在政治認識比較清楚，頭腦相當冷靜，不容易受宣傳支配的選民之前，縱然掌握了全國的輿論機關，天天發動一種一方面的宣傳，也不能改變他們的信心，影響他們的抉擇，換言之，掌握輿論機關的不一定就能代表輿論，真正的輿論，即使沒有輿論機關為之代表，也自然會活在人民的心裏，從事實上堅定的反映出來。

美國的新聞業，廣播業，事實上是掌握在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手上，亦即掌握在共和黨大老板的手上。全國各城市規模較大，銷路較廣的新聞報紙，雜誌，廣播電台，一向是在政治上代表這個財產集團和這個政黨的利益。這次大選之中，全美國報紙上印出來，電台方面廣播出來的輿論，幾乎「一致」的不利於杜魯門。可以想見共和黨原是企圖透過輿論的支配作用，影響美國人民的抉擇，使競選時期的空氣，完全有利於杜威。由於杜魯門的脆弱，這種決定的宣傳，不僅真正做到了全國「一致」的地步，而且也隱蔽了世界人士的觀感。而由於宣傳的「一致」，連製造宣傳的人們也真正忘記了他們是在撒謊。杜魯門在勝利之夜以後的清晨，就曾以載着「杜威擊敗杜魯門」大標題已在外面發行的芝加哥論壇報出示歡迎的羣衆。這對於製造宣傳的共和黨報紙，是一個異常強烈的諷刺，對於相信掌握輿論機關就可以左右政治的人們更是一個極大的教訓。

在政治認識水準達到相當程度的國家，不一定掛在一些以說話為職業的人們的口邊的就算是真正的代表的輿論，社會上散在的，獨立的思想和理性的判斷，只要達到了一種共同的多數，即使沒有機會發表，也能形成有決定力量的輿論。報紙雜誌和廣播電台，固然不成問題的是傳達輿論的工具，但所傳達出來的輿論，必須接近社會上大多數理性的判斷，然後才能取得代表的性質，才能說得上是真正的輿論。假如不循着這種途徑，企圖有系統的製造一些觀念，填進人民的心裏，希望就此代替他們的願望，從而產生一些「一向情願」的事實，則其在人民的真實意向所指之前，必遭遇到可恥的失敗，恰如這次美國大選所表現出來的，固屬彰彰明甚，其實就在政治認識水準不發達的國家，也決不可以報紙雜誌片面的宣傳來硬生生的捏造一個政治形勢。凡是相信宣傳魔力，仗恃宣傳為唯一政治資本的，必定經不起事實的嚴格證驗，這又是常識以內的事情，不必舉什麼例證的。

從這次美國大選中，我們可以知道有兩種輿論，一是以報紙雜誌廣播電台為發表工具的輿論；一是活在人民心底比較不容易找到發表機會的輿論。可謂之為無聲的輿論。杜魯門當選，證實了無聲的輿論之有力，觀政的人可以從此得一個寶貴的經驗，政治黨派以及執政的人可以從此得到一個教訓。

一明朗化的期待！

真民

不幸願望只是願望，事實還是事實，儘管胡博士在美國會吃過一二十年的洋飯，仍未能判明美國政局的發展；同時，儘管胡博士對美國的文化，是如何佩服得五體投地，而美國人的所言所行，卻並未能如胡博士之所理想，譬如說：胡博士所想望於美國的外交作風者，是明朗化，事實上，美國的外交作風，反而是越過越難以捉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正式爆發以前，德國原以反蘇的急先鋒自命，結果卻還和蘇聯訂過一個期間的盟約；日本也是一向在叫囂北進，結果幾度談判，漁區租權的過程之中，所顯露的不僅不是挑釁而且還是過分的卑躬屈節。當然，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其對蘇維埃制度之深惡痛絕，自遠在其他的民主國家之上；但爲了現實的利益，「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流氓理論，便不覺也構成了指導政治外交的經典。

對於共黨主義之深惡痛絕，在美國也可以說是達到了極點，美國對蘇聯之承認較遲，美共的組織，發展得也極其遲緩。然而深惡痛絕，並不等於是完全的絕緣；反之，爲了某種現實的利益，美國政府之和共產勢力發生接觸，是比蘇聯更來得沒有顧忌一點。在過去，首先公開地接濟狄托，讚揚狄托的，是英美的官方；首先謀與中共發生接觸，派遣觀察組到延安的，也是美國。最近，當所有依賴美援的國家，正犧牲其和蘇聯的友誼，與及那和蘇聯進行貿易或物資交換的利益，以求符合於美國的願望之際，美國竟一再地想和蘇聯去直接談判。

首先，美國的大選便是一個謎：大選的結果，揭穿了這一個大謎，即美國的人民是並不歡迎戰爭。杜威的失敗，並不是意外的，這繼承着共和黨二十年來失敗史蹟的發展，只要予以深切的觀察，便可以看到是有一條線索貫串其間。第一次胡佛之被羅斯福擊敗，是緊接於胡佛不景氣的失盡人心之後；隨到第二次競選的時候，羅斯福的新政，本已存在着雙方不討好的不良因素；但等到共和黨一把那希特勒似的蘭登搬出來競選的時候，人民的選票便一齊都倒在羅斯福身上來了。第三次威爾基之與羅斯福競選，本可以旗鼓相當，只是雖有人和，又失天時，此際國際局勢正趨緊張，羅斯福的聲望日隆；威爾基總算對得住共和黨，爲共和黨收拾了一部份民心，卻終不免受了共和黨的拖累。第四次杜威便出場了，競選的活動，是異常熱烈；其攻擊羅斯福的言論，直墮落到一個肆意誣蔑的程度，連羅斯福的愛犬，都視爲攻擊的目標。羅斯福過了很久才宣佈競選，他那幾篇輕描淡寫的，反駁杜威誣蔑的演辭，是那樣地有力；因爲事實甚於雄辯，公開的批評，徒使得人民看輕了杜威的人格。這一次杜威之捲土重來，幾乎是以並無敵手的姿態在應選，其卒被杜魯門擊敗，好像是出人意料之外；其實這也不過是蘭登當初與羅斯福競選之一歷史的重溫而已！選擇既只存在於兩杜之間，反對杜威的投票，自幫助了杜魯門的當選。

時代本是在不斷進步的，但呂不韋那一段奇貨可居的政治買賣，在今日仍能喚起一部份人士的幻想，據說有些其他國家的政客們，一來是希望共和黨當政，二來是看準了杜威一定當選，曾一再地向杜威大燒其冷鍋，并設想在杜威當選之後，會有一番左右逢源的好景。杜威的失敗，給予這些政客們以嚴重的打擊，受捧的捧不起來，想對他落井下石的，偏又出其意外的站穩了；既然杜魯門對那些不相信他會當選的閣員們，都授予解職，由此類推，凡捧過杜威的，也一定不爲杜魯門之所善。毫沒出息的政治投機，至此反成爲外交上的失敗。

好在我們中國，一向都是主張自力更生，那些對美國過分表現自卑心理，作情急於色，不計利害的呼籲的，有許多是出於謠傳，未可深信。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剎兒不會打起來，美國也不會爲了旁的國家，馬上便拖進戰禍之中，這在今日已用不着詳盡的分析，單憑現實的直覺，也可以看個明白。杜威之落選，更粉碎了最後的一絲幻想，同時，頂天立地的中國人民，也決不會像佛朗哥李承晚鑾披汶之流，徒只仰承美國當局的顏色，忘卻了自家的力量。

大選的揭露，應爲美國外交之明朗化，雖說這一明朗化未必恰合於胡博士的心願，但美國人自有美國人的想法，「和比戰難」這一未經「實驗主義者」。驗證的假設，也只好還是放在胡博士的嘗試集中，尙未能作出口的推銷。

依胡博士的眼光看來，美國的外交，現在似乎是越過越沉晦了！美國在瀋陽，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僑民，領事卻並未撤退；京瀋的撤備，弄得風聲鶴唳，市場且為之發生極力的波動，這些，據說事先都沒有過外交上的通知，也絲毫沒有替中國的政府，顧慮到所應該顧到的一切。要知領事之不撤退，是保留了一條非正式接觸的空隙，這一空隙之存在，多少有礙於「邦交」的純一，在過去，英國的上院中便會有過平行承認的說法，誰又担保英美的外交使節，盡都是蒲立德的同志，而沒有像林賽爵士那樣的人物。報載當局會對各國使領，有過同進退的要求，如此說來，實有其深謀遠慮之必要。至於撤退僑民，一方面既誇大了地方之不穩定的因素，有礙於治安的維持，一方面又暗示着有不僅不加援手，且會在適宜的時期，放手不管之意，更削弱了有外授支持的希望。如美軍撤離青島之說，便會引起過相當的憂慮，事後雖說並沒有撤離，而且還增加了一大批，但直到如今，還是沒有確切聲明，說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決不撤退，換一句話說，也沒有達到一個胡博士所想望的，明朗化的程度。

事實上，美國的外交作風，已經是最明朗不過了，就中國問題來說，也可以斷言美國的政府是絕對支持中國政府的，即其令有時為了現實的利益，不免有些另安脚步的打算。至其關切的程度，充其量是可以括得上當局之關切公教人員的程度的，美援之增加，也和公教人員的待遇之調整一樣，希望是儘多的，至於是能否得心應手的話，那只看看公教人員的生活，便可以領會到一切；慷慨的濟助，當然是決不會比工作的報酬，更來得踴躍。

瞳孔或網膜的差異，使得不同的眼睛，有不同的看法，豪勇和蝙蝠會把白晝當做黑夜，同樣，也會有人把明朗看作模糊。

戰犯歟？「基督」歟？

彭石

在這兩年頭，什麼事都變了質，但惟有審判日本戰犯這一件事，特別變得厲害。就表面上看來，東條們這一批元惡大壞，固然也判處了極刑，事實上，從偵審到宣判，乃至於決刑，都只是給戰犯們以一個作精彩表演的機會，這表演等於是法西斯蒂的化裝宣傳，死刑的執行，要不過是這化裝宣傳之戲劇化發展的頂點而已！

為什麼我們當初要對這批戰犯，進行一個有漫長法律程序的審訊？為什麼我們當初不對這些世人皆曰可殺的侵略分子，逕行加以斬戮？這就爲了我們要利用着公開的審判，把侵略者的罪惡陰謀，一一暴露於人民之前，不只是對侵略分子，科以重刑，而且還要藉着那審訊過程中之真理與謬論的辯正，來對整個法西斯蒂的邪說，宣佈死刑。

可以說，戰犯的審訊，爲對於那感染過侵略毒素的日本人民，進行再教育工作之一主要的部門。必須要透過審訊的過程，公開那些慘無人道的罪行，揭穿那一些欺騙人民，玩弄陰謀的詭計，把一切迷惑人民，鼓舞戰爭狂熱的邪說，一一都駁斥得體無完膚，把那一切爲侵略分子所散佈的，歪曲事實，挑撥離間的言談，都還原到它本來的面目；方足以根絕法西斯蒂的餘毒，擊破其最後的一絲幻想，摧毀掉每一可供其潛滋滋長的溫室。

我們可以作退一步的估計，即認爲法西斯蒂，還相當的頑強，法西斯蒂所散佈的餘毒，一時還難以肅清，因之，在審訊工作之中，還要大費氣力才能抵得住戰犯們最後的狂吠。至少正義是在堅持民主和平的這一方面，就論現實的力量，裁判者也要比罪犯們來得理直氣壯一點，無論如何，總不至於花費掉無數的人力和物力，就摠了三年的歲月，竟徒給法西斯蒂的化裝宣傳，配備一個義務的演出場所，和一些廣播報導的方便。

從一開始便铸成的大錯，就是美國重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之扶植戰敗國家的覆轍；而且還拾起了那一爲德意日敗績時所丟下的破爛旗幟，也一樣拿反蘇聯作爲鞏固其世界霸權的烟幕。單只這一點，便足夠法西斯蒂，引爲自得；某一辯護律師，或曾謂近來美國當局的反蘇言論，與東條輩當初的言論，如出一轍，要求將前者也列入辯護文件之中。這一富有諷刺性的建議，雖說是未獲通過；但其鼓舞法西斯蒂之死灰後燃的幻想，與其打擊愛好

和平人士的熱望，都來得相當的嚴重。

其次，是在未完成偵審工作之前，便先下了一個結論，即將日皇裕仁的戰罪，完全撇消。於是在審訊者與戰犯之間，演出了一幕通同作弊的趣劇，由法庭來修改供詞，或教唆口供，以免將裕仁牽涉在內。整個法庭的尊嚴，至此已黯然失色。

再則是美國人在偵審過程之中，過分的表現了其優越之感；明明日本人之肆行侵略，是始於八一九事變，但美國人卻只強調珍珠港的偷襲。已不僅忽視了我中國人的利益，抑且曲解了侵略戰爭的意義。侵略之成爲國際的罪惡，與其所侵略之是何國家無相干，不能說只有攻擊英美，才算得侵略；也不能說侵略中國之罪小，惟有侵略到英美國家，方算得是窮兇極惡。從這些地方來表示優越感是相當危險的，因爲這模糊了侵略戰爭的本質，也失掉了審判戰犯的作用。日本的戰犯們也就看中了這一點，只向美國討好，以爲只要騙得過美國，那有誰其他國家的侵略罪行，原都不足輕重。這樣一來，對於侵略罪行，不是懲治而是鼓勵。

更令人氣憤的一點，是那對於我國證人的質詢，超出了追求事實之所應有的審慎限度；那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度，不用以對付戰犯，而用以對付盟國的證人，究竟不知是何居心？

當審訊之初，在日本人之間，至少是還沒有公然袒護戰犯的表現；戰罪是太顯然了，世人皆曰可殺。又誰敢於干犯衆怒。不幸由於上述的這一連串錯誤，竟改變了日本人民的觀感，戰犯復還原爲受人崇拜的英雄，而三年間時勢的搖移，反顯得戰犯的審判，已經是不合時宜。法庭在宣佈戰罪的同時，又紛紛以個人的見解，發表些寬有戰犯的言談，也充分反映出這一現實的諷刺。

戰犯的宣判，原不過戰時的諾言之一形式上的履行，遲至今日，日本人又在東洋經濟週報上重唱其人口過剩的謬論，胆敢又作新殖民地的要求了；新的戰犯正躍躍欲試，單只幹掉幾個舊戰犯，還沒有何用處？然而還有着更糟的事實，令人對於這本已失卻意義的戰犯宣判，猶不能不抱更大的憂慮。

自從宣判之後，法西斯帝的化裝宣傳，便從法庭走向社會，顯出更廣泛更擴大的態勢。東條的辯詞，已予公開印行，等於是「我的奮鬥」之一東方的再版；廣田已有三萬多人，在簽名要求免其一死；八十歲的島田，反過來要求改判死刑，想利用視死如歸的英姿，來遂其最後的迷惑人民之計。

拿至死不悟的說法來解釋東條的態度適足爲東條之所竊笑；此時此際，如忽視法西斯帝之捲土重來的危機，無視於東條的言行之實爲積極的陰謀而非消極的解嘲之說，無以異於是阿Q的精神勝利。

擁護東條的集會，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的舉行，並稱頌東條爲基督！嗚呼東條基督！我們總算够領略他那姦搗燒殺的教義了！

好在日本人并不是都染上了侵略的毒素，這一荒謬絕倫的集會，卒爲一在戰爭中弄得家敗人亡的殘廢者，怒斥得抱頭鼠竄；日本人民中正不乏正義的呼聲，我們中國的人士，對此又何能緘默？整個的日本戰犯審判是失敗的，不只是失去了對侵略者實行再教育的意義而且歸得到相反的結果。管他執刑也好，減刑也好，趕快結束這一幕趣劇吧！

政府要求「強化」的意義

文 什

在瀋陽撤退，東北失守，徐州會戰跟着揭幕的那幾天，政府藉口應付緊急情勢，要在現任行政院長翁文灝辭職以後，組織一個不受各方面牽制的「強力」的政府。據後來散見在報紙上的零星解釋，所謂「強力」政府，主要係指不受立法院的牽制而言，有的報紙還說，政府打算在將來削減立法院的

權力，把它降為等於以前國民參政會那樣一個僅僅諮詢和提供建議的機關。現在翁文灝尚未辭職，強力政府的說法已變成「戰時內閣」這一名詞，戰「時內閣」的禮制究竟如何，雖然不得而知，但我們仍可以認定，這個體制的實現，將包括立法院權力的削減。

變更立法院的性質，是一個憲法的根本問題。政府討厭立法院，不要立法院，應該採取怎樣的手續，使它的行動不致與憲法抵觸，這個問題，我們暫且不加討論。我們現在所要指出的是，倘若連現在這樣一個幾乎從來沒有認真發揮過憲法所賦予權力的立法院也不能見容於政府，也覺得是一個障礙，那就被政府容納，不會使政府感覺障礙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實在太不能想像了。

這個立法院，自從開始行使職權，就已在「戡亂」的諱解下，對政府一再的奉承。它實在很能體諒政府的處境，沒有頂真問過政府什麼事，使政府過不去。它所做到的最大限度，祇是要求政府負責人出席報告施政經過，加以質詢。然而，這是立法院最起碼行動。如果還用得着有立法院這個名稱，那就不能不有質詢之類的舉動。而立法院質詢時的言論，容或激越，但大體上都是對政府的「忠言」，不能認為是政府行動的障礙。

就我們從旁觀察，立法院所給予政府的實際「困難」，是提出了一些政府能够辦而無意辦或者不敢辦的議案，例如登記豪門資產，收回三行官股，實行財產稅等等，是政府認為最棘手的事情。立法院之所以成為「障礙」，就在於它對於種種事情還要出來講幾句政府不愛聽的話，把難題給政府做。

假如什麼事情也不管，立法委員們祇是拿拿錢，開開會，那就可與政府相安，不發生什麼變更政府體制的問題了。

我們以為現在政府所擁有自由行動的權力並不小，祇要今後立法委員不講話，監察委員不查案，即不變更「體制」，也就算得是「強力」的了，所以成立「戰時內閣」與否，所關係的並不大。（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國民主政治之前途

曾曉淵

近代及現代的中國革命運動以民主政治的實現為其唯一主要課題，可以說中國革命運動，就不外是一民主革命。至於民族獨立運動，社會經濟改善等，則包括於民主革命範圍內而連帶解決。這種民主革命成功了，就有四五億萬人民得到解放，數千年的古老帝國才可以脫胎換骨，變為新國家，同時全世界也必然受此影響，起着決定性的巨變。這種革命一天未能成功，則中國民族，中國人民，惟有繼續被奴役，被損害下去，同時也是世界上總的解放運動上的一大損失。不幸中國在帝國主義與封勢力雙重摧殘之下，以及其他的原因，歷史意味地說起來，應該作爲此民主革命領導力量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並未能成長起來，足以担负其這種歷史使命；其他各階級的民主聯合力量亦備遭不斷的破壞：以致數十年來，此民主革命其名而已，這是盡人皆知的事。並且在此有名無實的民主政治下，反而誘

致了無窮戰亂，致國家元氣，人民生命，犧牲無限。直到經過抗日戰爭，迄於近年，中國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大眾的民主統一聯合戰線才漸次形成並強大起來。現在，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運動，即新民主主義政治運動已正在發展，一天比一天地具體化，現實化了，這是值得在災難中的每一個中國人振奋興起的大事！當然，這也是有關世界大局的一件大事，現在世界各國與中國政治上社會上各方面都正爲此全力搏鬥。我們相信：最大多數人將得到最後成功，舊時代即將結束，新的（也是好的）年代正在開始！

其實這種今後即將到來的民主新局面，原是數十年來，從孫中山先生一起，屢數先烈，一切朝野人士，全體人民，所一致努力，共期實現的事，除極少數特權者豪門大地主之外，對於國家民族以及任何人，都是絕對有利的。大家要發揮愛國熱情，把黨派之私，意氣之爭，乃至面子問題，等等，放輕些，以共同促其早日實現，藉以減少犧牲，

而在未來局面的一切處理上，也要求原則上，一面顧及一般規律，一面注意中國民族特點。今後有的可能過分地強調一種國情論，這結果將近於頑固地拒絕一般的民主運動變展的規律及各民主先進國的經驗。有的又或不免蔑視中國國情，中國民族形式，這也有教條主義與公式主義之弊。我以為這裏，將一般的與特殊的如何作辯證的統一，是要緊的事。理論是分析，編組並指導事實的，事實又倒轉來，充實，證明，并發展理論。理論與事實，一般規律與民族形式，雖是相反，實是相成。就此，略為舉例言之。民主政治本是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是一般的規律。但是有的國家則望中小資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民主聯合陣線來執行這一任務，更有的只由工農專政來執行，這後二者便是通過了民族形式的結果，而這結果却是發展了前述一般的規律。至於工農，中小資產者以及資產者為什麼都能擔負民主任務？而且為什麼工農反而更能澈底，更能堅決地擔負這一任務？則又無一不是根據於社會科學的一般的規律以具體分析與指導的結果。

可見一般的規律與民族形式二者原是必然一致的，不可側重其一，導致歪曲。

現代產生新民主政權的各種條件雖說已經成熟了，而到達彼岸，究竟有若干距離，這可能是由軍事的發展來完成，亦可能是由朝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國際形勢的影響，以及政府當局的英斷，種種，促其實現。關於此種種不能細論。茲在其必然實現的假定下，就這樣的諸點，略加結論：

- 即第一，未來民主政權的社會本質如何？第二，新民主政權的形態如何？第三，其主要任務是什麼？第四，其與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化運動的關係如何？

新民主政權的社會本質

新民主政權與資產階級 中國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代，未能資本主義化，在壟斷後的資本主義時代，又受帝國主義的束縛箝制，不可能資本主義化，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成長强大起來。民主政治運動從歷史上說，本是他們應該擔負的使命，他們因為沒是力量擔負，以致市國民主政治迄今並無成就。而他們反而必需與帝國主義，外國資本家經常勾結，託身為買辦。三十幾歲來，始終依附於軍閥大官僚之下，與封建殘餘勢力妥協

，保持封建社會意識。近頃以來，又仰承豪門顏色，希望分其餘澤。但他們却反始終並未得到軍閥政權豪門政權的充分保障，反之，不斷的戰亂，與有利於豪門壟斷的對於工商企業的各種統制政策，以及無限貶質的金融措施，等等，使其更加削弱。他們對於革命，對於進步，對於未來新民主產階級一般的現象，因為現在一切大的政治經濟的改革，本多少都帶有社會主義因素，所有資產階級都是殘落的，沒有自己前途的，其對於革命，民主等等之懷疑，畏縮，甚至反對，自也是當然的事。況中國資產階級尚頑持封建社會意識，文化水準比各國資產階級為低下，對於巨大變革自更缺乏理解，容易在自己製造的幻象前戰慄。

但中國資產階級之不滿意現狀，不願意戰亂，與企望和平，以及企望一種舊式民主，也是事實。他們大抵是不會積極的；但爭取其中一部份來同意并參加未來新局面，是可能的事。

新民主政權與地主 大地主豪紳是中國農村社會封建勢力的支柱，有保守的根性，是最頑固的一羣。他們當然也不滿意於戰爭；但他們更反對一切帶進步性的改革。民主政治根本上與之不兩立，以肅清由他們所代表的封建殘餘勢力為歷史使命，今後的土地改革方案，總是不利於他們的。他們是今後一切帶進步性的七地改革與政治改革的反對者，也正是各種改革的對象。中等地主與富農之中，自有前進份子，但一般地看來，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態度是與大地主息息相通的。在新民主政權下，大地主與大部份中等地主及富農是無望的，而且必需清除他們。以根除殘餘的封建基層的頑固力量，由之以解除農業生產力的桎梏，以解放廣大數量的農民。

農民與工人 農民直接受地主的壓榨，間接受中外豪門資產階級的剝奪，是一切戰爭的出力出錢的人，是各種捐稅的前後的負擔者。他們在社會上是最受損害最痛苦的人，因之他們特別需要民主政治與土地改革。因為這是於他們有利的，只有這，可以解放他們，同時，他們人數最多，也就力量最大，成為中國自來革命的主力。可以說，誰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誰能通過他們的擁護而掌握整個國家。但是，比之工人，農民是散漫的，其政治意識也比較落後，富有安協性，所以他們民主革命及一切改革上

，雖是主力所在，究竟不能作爲領導者。在產業發達的國家，農民是追隨產業工人而接受其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無論數量質量都還不夠堅強，但因中國資產階級本身太莊重以及其他原因，其過去在政治及社會改革上已發生過很大的作用，將來政治民主化，國家安定，產業發達了，其作用之大，是不難想像的。現今世界上一切的改革都必需是爲了他們的福利，才算是進步的，因爲由他們的福利，必然導致全民的福利，促進社會的進步。然而一切爲了工農平民大衆所作的運動，又都必需動員他們自己起來參加，始能最後成功，因爲只有他們有最大力量，尤其是工人，有其無比的堅決與澈底的根性。無疑的，在中國今後民主新政權下，農民與工人是最積極參加的份子，是其社會支柱，我們應得這樣認定它。

中小資產階級，除工農爲今後民主政治的積極份子并爲其社會支柱外，對於中小資產階級的作用是不可輕估的。中小工商企業者，普通公教人員，自由職業者，青年學生，鄉村中小地主，若干富農，這些人都是遭受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封建地主等的迫害。而由這些人出身的智識份子又有較好的文化修養，掌握智識，較爲敏感，有鼓動政潮與組織事變的能力。這些智識份子一般的說來，大抵都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數十年來，一切政治，文化，社會各種革新運動，革命運動，以及現在的民主新政運動，都在他們的發動與組織之下。中小資產階級的質量上，本是有其弱點的，他妥協，動搖，不可能嚴密組織起來，等等。當資產階級政權穩定之時，他們依附於資產階級，而滿意於英美傳統的民主政治，過着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的生活。但因中國的資產階級並無力量建立任何稍爲像樣的政權，而帝國主義又蠭骨地侵略，使中國民族始終在半殖民地地位，有時甚至要滅亡中國，加以豪門政治的極度壓迫與封建勢力的非常頑強，一切地敵進，爲民族獨立，政治真正民主，人民生活改善而奮鬥（不過雖然如此，其中仍大有人並不覺悟，反而與前進的人對敵），

中國中小資產階級的特性既如上所說，所以他對於中國未來民主政治是很有力量的社會支柱，以至於它使中國民主政治改變性質。我們總結起來說，中國民主新黨權是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平民大衆爲其社會支，與

社會本質。

新民主政權的形態

我們知道，政權的社會本質是決定政權形態的唯一條件。以民主政治言之，英美的民主政治是以資產階級爲其社會本質的，所以英美民主政治的形態是以資產階級專政爲其特徵的。蘇聯的民主政治是以工農無產階級爲其社會本質的，所以其政權形態亦自爲工農專政。中國的民主政治既是以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人民爲其社會本質，其政權自必爲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人民大衆的民主聯合統一陣線的專政。這是說，中國的民主，既非英美式的，也非蘇聯式的。中國今後的民主政權形態，大體上殆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歐幾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類似，這是因爲東歐諸國除捷克外，也是以農業經濟爲主體的，在戰前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一些落後的國家，與中國政治經濟條件相似之故。

專政與獨裁並非是壞的名辭，問題是什麼人專政，是最少數人抑最多數人專政。封建時代是皇帝貴族政治，這是極少數人，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已是比前此爲多數人了，如其是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的聯合政權，或是工農聯合政權，則後者已是更多數人，最多數的人了，那又有什麼不好的呢？專政與民主固是相反之辭，其實在一切階級社會裏，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離開專政，民主只是對本階級才有的，對於其他階級總是專政與獨裁的，正如柏拉圖的民主政治的見解，僅是市民民主政治，而對於其他非市民，例如當時的奴隸，仍是不能使其分享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尊重勞工，尊重婦子，保障權利與自由，等等。而必要時，可以隨地以暴力壓制勞工運動，婦女參加普選權，亦是晚近才漸次取得，關於民權的保障，只保障了資本階級的財產權與剝削壓迫平民大衆的自由權，這一切，曷勝不是專政？以前德義日各國的金融財閥專制的老實組織法西斯政權，就更不必說了。現在美國繼續歧視黑人，有非美活動調查，有忠誠調查，有違反美國民意的戰爭倡導，但大家還不能不說美國是民主的，是自由的。民主與不民主，只是責備它對於所代表的本階級是否實行了，至於斥責希特勒何以不民主，老實說，也不過用以書報反希特勒而已。

民主與否，又與是否一黨專政無干。過去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倘若能按照多數人的希望，保障民權，改進政治，當必減少世人詬病。現世儘多寡政治的國家，其實並不是民主的。要之民主與否，決定於其政權的社會本質之如何，而與政權形態之如何，並無關係。至於其或為一黨專政，或為多黨政治，則又由各國的各種條件決定它。蘇聯的工農專政，根本與其他任何國家有性質上的不同，蘇聯是社會主義性的，是以實現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其為一黨專政，自不足異。其他各國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通常都為多黨政治。也有為一黨專政的，例如不久以前的中國國民黨的訓政，以及戰前德意兩國，但後者也就不自以為是民主，而且明白地反對民主了。民主的政權形態與是否真正民主統治定於其社會本質，所以政權的社會本質是要緊的，是最基本的。

中國的民主政權形態是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大眾聯合的專政，也就當然是多黨聯合政權。它不可能是一黨政治或一黨專政，因為它是多階級的聯合政權，任何黨若果勉強實行一黨專政，那就與實際情形不合。

新民主政權的主要任務

新民主多黨聯合政權以反帝，反封建，實施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發展文化，倡導科學，歸結到促進中國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為其主要任務。

反帝 中國必需繼續反帝國主義，這是近代及現在中國的一貫的革命任務，直到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民族的侵略與一切束縛完全解除了，中國民族真正獨立了，這一反帝任務，才算完成。然而即令如此，只要世界上尚有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存在，也還是常有世界戰爭的威脅，因而也還只有繼續反抗它以維護中國及世界的和平。新民主政權建立起來了，這一任務是首要的，一面倒的外交政策與包含通商的，內河，領海，領空，關稅等的實際上並不平等的條約，等等，統不免要加以改善。中國中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不同，即前者不能與帝國主義妥協，其反對帝國主義是最堅決，最徹底的。所以中國今後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聯合的民主政權必是能執行反帝任務的政權。

反封建 中國殘餘封建勢力的存在，實為中國政治上，文化上一切頑固保守的社會意識的源泉，特別對於廣大的農民及工人平民大眾為最大的精神上的禁錮，中國迄一的軍閥豪紳均由之而起，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阻滯了中國的一切進步及現代化動。不肅清封建勢力，現代中國將永不能誕生。帝國主義與國內大資產階級豪門等均與相勾結。只有中小資產階級及農工大眾能堅決反對它，農民運動，土地革命等更是在從根本上肅清它。今後新民主政權必能剷除它的，這是新民主政權的最基本的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未能善盡其反帝反封建的應有的使命，而反與之妥協，今後惟有由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聯合的政權上來擔負，這是中國問題的一個特點。

政治民主 製定憲法，施行普選與法制，保障人民權利與自由，發展人民組織，所有這些項目，舊式民主國家原來也是有的，不過舊式民主國家對於凡此種種，都是虛偽的，外表的，而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人民的聯合民主政權則是充分又切實的。中小資產階級雖也剝削他人，但他們同時也是被剝削者，至於農工人民則更是被剝削者，所以他們與中小資產者天然即秉有民主素質又因其本身乃是社會上最大多數的人羣，其相互間實現了民主，也就是社會上有最大多數人得到了民主，而最大多數人能得到民主，這就與民主理想符合。至於大資產階級，特別是當其殘落的時候，更黑暗反動得連虛偽的民主招牌也可以公然不要的了！

經濟民主 同上理由，中小資產者與農工聯合的政權亦是真能執行，且真能執行，經濟民主的任務的。沒有政治民主，則任何經濟民主的方案與設施，無以保障其實現，反之沒有經濟民主，則政治民主沒有保障，亦仍是假的。歐美舊式民主只偏於政治上的號召，所以是欺騙的空話。近來英美亦常有社會政策的措施，其目的不過是冀以延持資本主義的殘喘，與此所說經濟民主在性質上無相同之處。中國中小資產者與農工聯合的民主政權所執行的經濟民主政策是什麼呢？主要的將是土地革命方案與產業國有化運動。土地革命與產業國有化二者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上所必需完成的事，又是今後社會主義化運動進展的基礎。這是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政權下所根本不能做的事，因為這損害了其既得權益，是於其本身直接有害的。

。中小資產者，自也不免此種心理，但他們在與工農聯合政權下，對政治經濟已具有創造精神，是不致那麼頑固自私的。尤其是農民工人，他們必然堅決執行，因為他們執行的結果，并無所失，且有所得呵！

發展文化與倡導科學 文化與科學在資產階級殘落滅亡的今天，是惟有被摧殘，被禁制的。資產階級的文化政策，是要麻醉大眾，引致大眾意識走入歪曲，以及限制人民言論著作出版等的自由，乃至焚書坑儒。對於科學，則壟斷科學的成果，自行享受，發展軍事科學以製造戰爭，除此之外，凡於社會，於大眾有利的科學及自由主義的科學者，則或消極的或積極的加以妨礙。至於軍閥地主，則根本視科學為自身不利，絕不要它。在資產者軍閥地主豪門政權下，發展文化與科學云云，根本是沒有的事。他們不要文化與科學了，因為他們腐爛了，已經即將毀滅了！他們不惜畏懼，文化與科學了，因為文化與科學可以培育人民大眾的力量以打倒他們！但工農及中小資產者大眾是要文化與科學的，特別是工人，農民，他們旺盛的自信力，有無限強烈的創造意志，他們熱烈地需要文化與科學以武裝其自己的頭腦，以創造新社會，為全人類謀福利。所以在他們的聯合的政權下，無疑的，是必然要為發展文化與科學而作最大的努力。

新民主政權與社會主義化運動

社會主義運動是現今舉世各國都有的，除極少數特權者外，也再沒有人公然反對的了。今後其在各國的實現，僅是遲或早的時間問題。惟是社會主義的實現，有其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條件。以政治條件言之，政治上必須對外是一獨立國家，內而人民須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有充分大量的民主政治，國家為人民所有，政權為人民所有，封建殘餘勢力已被肅清了，等等。經濟上必須做到土地國有及產業國有，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最大的比重。剝削關係已殘存極少。文化教育社會等都有相當高度的發展，人民大眾有集體的英雄主義的愛國熱情，有無比的創造的活力。以上這些先行條件如不備具，則社會主義社會即不能實現，社會主義者不是空想家，他不能憑空去作。但是這些社會主義的先行條件如何達成之呢？那就需要經過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個階段，即是要通過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

政權一段的努力。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件事，新民主主義仍是資產階級性的，仍是階級社會的資產階級時代的事，雖已是資產階級末期的事，但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實行與社會主義化運動二者却是二而一地幾不可分。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化運動，以現今世界情勢看來，不可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治運動，而新民主主義政治也就是以促進社會主義化運動為其最終的目的與最大的任務。就中國說，前文業已說到，中國中小資產階級與農工大眾的聯合政權的主要任務，為厲行反帝，反封建，政治經濟民主，發展文化科學等，凡此本身即是社會主義化運動，必須這些一一做到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才有客觀基礎，如果這些做不到，即不應該勉強實行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政權如果建立起來了，一定是可能執行并完成其任務的，因為工農既是那一政權主力與領導力量，又有有覺悟有力量的革命組織從中努力，他們當然非常堅決有力與澈底的。但是雖然如此，中國新民主政權這一階段却是相當之久長的，因為這一則要視國際情勢的如何變化，再則要視此新政權所執行的任務，即上述反帝反封建，政治經濟民主，等等，何時可以完成。前一層，姑不論了，後者，很顯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都極落後，殘餘封建勢力還相當的大，社會元氣，國民財富，這多年來又被各種戰爭虧損殆盡，今後新民主政權的進行，可想見其是相當之艱難的，雖說是終於必然可以克服它。但新民主政權這一階段，相當之長，是不難斷言的。也與其他政權，社會制度一樣，新民主政權在政治進化的途上，是一個階段，但不必遂視之為一個社會主義化的最後目標，亦係歷史的必然，現時代的潮流，應為大家所歡迎；三、是多黨政治而不是一黨專政，四、是一比較長期的過程，而不是短短的一個橋樑。這樣的新民主政治，從我看來，除極少數人外，沒有懷疑與畏縮的理由。

萬變不離其宗的財政措施

黎樹德

一 變

八月十九日，當局頒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上月一日，又頒行其補充辦法，十一日，再頒行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與「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在這短短的八十天中，一連三變，就形式上看來，整個財政經濟政策恰是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灣。但在實質上這三者的精神是一貫的，與其說是一變再變，毋寧說是在這不足三個月的時間中，當局的財政措施，已是經過了兩個階段，現在正式步入另一新的階段，這新的階段是前兩個階段的繼續和發展，其意義不止是簡單地還原到法幣時代。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包括四個部份，而以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為其核心，這項辦法是一面以增加國庫收入來緩和發行的速度，一面又藉着政治力量來減低通貨的周轉速率，雙管齊下，以抑制促使物價上漲的通貨因素，並施行硬性的限價辦法，以保證發行購買力，和抵制物價給予財政的反作用；因使貨幣的對內價值趨於穩定。同時，限制人民對於外銷物資的消費量，擴大輸出，儘可能地爭取外匯。惟是國內戰事日益激烈，亟待需入大量的軍用物資，補充前線的消耗，國際收支，勢非在生產萎缩的情形之下，來擴大輸出之所能彌補；為了適應這一事的需要，於是加價，同時乃掌握了足夠的現金，俾充發行準備。

法幣當初之所以走上膨脹的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在於無法穩定其對內與對外的價值，當其已無法繼續膨脹的時候，當局設計出這樣兩條穩定幣值的途徑，和籌措發行準備金的辦法，於是就毅然地改革幣制；更憑着這三項辦法的理想效果，決定新幣採取十足準備制，復限制其最高發行額。

從邏輯上說，這樣的幣制改革是可能成功的，祇是因為在具體措施上

治壓力較強的都市，則一方面是外來物資，被限價逼回，一方面是本地的物資隱藏的隱藏，至於那一些在經檢隊監視之下，無法隱藏的，便成為大家搶購的對象，終至商店無貨，黑市猖獗。面臨着這種反常的場面，又不得不暫時停止加稅，仍賴刺激較不顯著的發行，以挹注財政。而發行之增加，復使問題更趨嚴重，市場上變成只有通貨而無商品的特殊狀態。

從財政的見地看，在幣制改革開始，由於出價較當時市價略高，收兌了為數可觀的金銀外幣，又因增加發行，在限價下，吸收了一批便宜的物資，就理財方面看，不能不視為成功，及至市場形勢演變到有錢買不到貨的田地，而金銀暗盤也隨着物價黑市而出現的時候，收兌金銀外幣的數量，逐漸減少到近於零，發行也難以有所補於軍事物資的需求，客觀情勢要求主觀上掉換適應的辦法，財政措施，於是轉入另一階段。

再 繼文

上月一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補充辦法頒行，其主要內容是開放限價，並施用政治力量，使各地物資自由流通，藉以解除第一階段中所形成的，有錢無貨，和農村物資不足不入都市的矛盾，實行之初，尚見成效，但轉瞬之間，形勢又變，物價雖是不斷地狂漲，而農村物資之流向都市者，仍不若理想的充裕。因為限價既經開放，物價漲勢迫使發行加速增加，而發行之增加，復為物價漲風火上加油，以致幣值劇降，幣信驟低，貨幣之交換農產品的可能性大減，工業生產，也因限價關係，漸形萎縮，所謂以物易物辦法也難收到理想的效果。有關軍需物資之吸收，祇在開放限價之初略見成效，轉眼就發生問題。幸賴此際的客觀情勢，却又提出了一個可憑藉來解決問題的條件，就是在幣值貶落和缺乏工業產品易取農產品的情形之下，金銀和外幣，復變成了大家保存幣值的手段，尤其是銀元成了交換農產品的主要手段。財政當局，既曾在幣制改革之初，通過收兌的關係，掌握到相當數量的金銀外幣，這一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相配合，誠不失為解決問題的唯一可循的途徑，於是，財政措施又轉入一新的階段。

這個新的階段，於上月十一日以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和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開始。其主要特徵是：（一）取消原定發行最高限額並不再公告發行數字；（二）幣值貶值至原來的五分之一，並相應地將金圓券對金銀外幣之比率提高五倍；（三）准許金圓券有條件地兌換金圓硬幣，但在其未鑄成之前，以黃金和銀元，依同樣條件，照新的比率兌出，即所謂存一兌一；（四）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但祇准銀元流通買賣；（五）施行進出口貿易連鎖制。這五項修正，完全是針對着上述問題的應急辦法。

就第一點看，是正式恢復無限制的發行。恰似回復到法幣時代，但是由於有第二、三、四各點，又顯示出它和法幣末期實有不同之處，因為當法幣臨到末期的時候，財政已臨到鈔票的印刷也不可能維持的境地，現在却有了一批「取之於民」的金銀外幣作資本，一方面將已經轉為人民所有的鈔票，再從人民手中收回，好用來再度向人民收購物資；一方面將「取之於民」的銀元，向人民去收購那無法用鈔票買到的物資。為着收回已經發出的鈔票，所以在實際上把兌出金銀的比率，提到相當於原來的十倍，譬如說，改幣時發行二十元金圓券，其中兩元用來收兌了一枚銀元，其餘十八元，則是收購糧食，現在祇要兌出一枚銀元，通過存一兌一的巧妙規定，就可以連那因購買糧食的十八元，也一齊回籠。這樣一來，祇要拿出很少的現貨，就可以收回大批的金圓券，那原來收進去的外幣，就能移作向外國輸入物資的用途，銀元也可以移去鼓勵士氣和收購軍用農產品，這「修正」辦法之規定兌出金銀，而實際上銀元又限於祇作找零之用，原因就在這裏。

這樣的辦法當然很是合算；但發行增加既無限制，可供兌出的黃金究竟有限，所以規定不准黃金外幣流通買賣。至於銀元，為了要用來鼓勵士氣和收購農產，事實上不能禁止流通，而且，也難免不有求之於市場的時候，獨創規定准許銀元自由流通買賣，實在也有其事實的需要。

同時，在實施存兌辦法時，金圓券回籠，市場銀根收緊，物價自必被迫回落到應有的水準之下，更有裨于那再度放出的通貨發揮超額的購買力。

為了支持戰事而集中的物資，從「改革幣制」到「修正」為為，也是

盡了巧婦爲無米之炊的妙計，收穫亦頗爲可觀。祇是對於國外物資的取得，美援既屬渺茫，仍有待於「自力更生」，所以也藉着「修正」的便利，又來了另一「巧婦爲無米之炊」的妙計，便是進出口連鎖辦法。這個辦法妙在第一，不再爲人民擔當進口外匯的賠償；第二、用准許無限制輸入非限制物資的形式，增加軍需物資輸入，自可用金圓券加以收購，省得政府外匯的支出；第三、出口商的外匯轉移證，將有效限間規定爲兩個月，過了

逆流衝擊的南美

鄭佑勤

不久以前，還被稱爲新世界的南美洲，現在已成爲舊勢力的淵藪；值是新民主運動澎湃全球的時會，南美各國，時常也有政變的消息傳出，表面上似和其他各地的動盪情形，有着相同之處，其實在旁處是革命多於叛亂，在南美却是叛亂多於革命。南美各國，自前一世紀中相繼脫離西、葡兩國的統治之後，就轉入到封建地主和教會勢力的掌握，直到現在，許多未開發的土地上，他們還保持着特別強大的勢力。另一方面，新興的帝國主義，代西、葡而侵入，控制着整個的經濟：在二次大戰以前，英國在南部各國，保有優勢，美國勢力，還祇及於北部，另外德國也控制了一部份；現在德國戰敗，英國衰落，才全部爲美國的勢力之所籠罩。在外國資本的長期控制之下，孕育出了另一批統治者，代表着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

南美各國的政黨和政府就代表着這些本身的和外來的勢力，互相交替，在近四十年來，曾經過無數次的變化，也不斷地發生過革命和叛亂；但在統治階層，始終仍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二次大戰末期，全世界的民主運動，正達高潮，南美各國曾一度顯露出蓬勃的生氣，隨後同盟國間，失去了戰時的和諧，演變成冷戰之局，各國的統治階層，原來以進步標榜的，開始右傾，原來保守的，更趨向反動，儼然成了最忠實的反共集團。但爲適應世界潮流，統治階層，仍然用保衛民主的幌子來欺騙人民；不過大多人民的心裏，總是雪亮的，他們那真正的民主運動，現在雖然多被迫轉入到地

下的活動，但其勢力的發展，却也不容忽視。

南美的西部，是沿海綿亘的，極其高大的安第斯山脈，在和海之間，有着一條狹窄的平原，西北部是一片高地；中部與東南部是包括幾條河流的平原和巴達哥尼沙漠。當西、葡兩國侵入之後，東南部的肥沃土地，落入白種人的掌握，土著民族，就被遷入西北部山地區域，一直受着壓抑。但到目前，包括混血種在內，依然佔有全人口的一半以上，而白種人還佔有三成。農地在大地主控制下，多未生產食糧，只爲了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和獲得巨大利潤，大部份都種着咖啡和可可，前者的產量，佔全世界產量的九成；近來棉花的產量，也逐漸增加。南部的畜牧業很興盛，肉類、羊毛、和獸毛，是世界出產的大宗。礦產最重要的是石油，已知藏量約二十萬萬噸，產量年達三千萬噸，僅次於美國和蘇聯；硝石產量佔世界產量的九成，銅佔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此外銀、錫、鐵、錳、白金，都有出產。南美有了這些農業，畜牧和礦產等資源，自爲外國資本家之所覬覦，繼西、葡之後，最先插足的英國，在南美投下巨大的資本，直到二次大戰前，還保有外國投資總額的十之六、七。接着美國的龐大資本，利用着近水樓台的方便，大踏步向南推進，投資的增加率快得驚人；其後以受到經濟恐慌的襲擊，不得不讓法西斯帶的德、日、意三國，乘機侵入，直到現在還潛存在着相當的勢力。大戰之後，美國已無外來的對手競爭，似

限期就等於依官價售予政府，而其轉移之難易，又可藉輸入許可制，間接加以控制。這樣，既不損及政府的外匯存底，又可節省政府外匯的支出，復可爲增加政府外匯的收入，一舉而三得。運用之妙，可謂登峯造極。

不過，無米之炊，究竟祇是無米之炊，悉索敝賦，也有時而窮。財政措施終不過是財政措施，如果不從繁榮經濟着手，到得經濟枯竭，就非任何巧婦所能爲炊了。

乎可以任所欲爲；像戰前輔心國家那樣地和英美勢力，短兵相接，今日是早已成爲歷史的陳跡。那時候，汎美聯盟的組成，最初本爲討論關稅同盟，旁及經濟互助的號召，實際上，却爲美國用以操縱南美各小國政治，以遂行其經濟侵略的手段，並爲打擊英國的投資着想。法西斯帝諸國的手段更辣，在很短的時最中，德國控制了巴的鐵礦，和代爲建立的航空網，又獨佔了百分之四十三的祕魯的糖業。意大利支配了祕魯的金融業，還經營着巴西的咖啡，棉花和紡織工業。日本的勢力，更爲深入，一面以廉價的商品傾銷，一面又攫取各種的軍事資源，如智利的硝石、銅、石油，祕魯和巴西的棉花，以及阿根廷和烏拉圭的肉類和羊毛。在這些貿易中，他們除了控制市場，攫奪資源外，並且盡力打擊英、美，進行其獨佔南美的陰謀，如日本之以紡織品直接交換阿根廷的羊毛，便可以同時打擊英美紡織品，和澳洲羊毛的銷路。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會大量移民，如德國在二次大戰初期，一年中移入巴西的僑民，就有一百萬人，這些僑民多半負有間諜的任務，深入到各個角落。英國處在這種競爭的場合，是受到幾方面的排擠，但還能擋着不倒翁的場面，用放棄金本位，抑低金磅匯價，來挽救這種局勢；並曾予某些國家以小惠，來爭取同情，如在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戰中，支持前者佔領大廈谷森林，戰勝了支持後者的美國。從這一連串的史實中，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本身間是有著深刻的矛盾，現在雖說是時過境遷，新的形勢却還未完全脫離舊的本質，祇是換了競爭角色而已。

在帝國主義的爭奪剝削之下，濱海平原的農、工業，已隨着掌握其經濟命脈者的需要，形成專門性，祇有一種獲得高度的發展，其他各種，便沒有發展的機會。內陸的深山中，雖然蘊藏着豐富的資源，但沒有完全開發。建立在此種經濟基礎上的政治組織，也就代表着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新興資本家，和代表地主及天主教的保守勢力，他們交替地掌握政權，同樣地壓迫人民，而阻滯了社會的發展。直到現在，種族歧視，竟被保持；好些國家，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民，還沒有享受教育的機會。統治者是少數白種人，他們的財富，與世界的巨富不相上下，大多數的土著民族，却被迫得難以生存，譬如在巴西自二次大戰以來，生活指數增加到百分之三百以上，而工資僅僅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在厄瓜多爾，一個大

學教授每月的薪水，祇能買到一襲廉價的衣服。大多數的智利工人，甚至於家庭主婦以及正在學齡的兒童，都必須於正常工作之外，另覓副業，才可維持最低的生活。在委內瑞拉，僕工每日的工資，只可買得二隻牛雞蛋或一隻麵包。人民生活是如此窮苦，社會也就特別動盪，從報紙上時常可發現南美各國動亂的消息，但很少有首尾貫串的詳細報導。不過從這些片斷的消息中，可以看出歷次的動亂，大都是統治階層間的互相爭奪，在起初爲了要取得人民的支持，也未嘗沒有美麗的諾言，結果是毫不兌現，有時且越換越糟；真正的人民革命，始終還沒有達到改變一國政體的階段。

在南美各國中動亂最多的是巴拉圭，自一九三二年開始，與玻利維亞爭奪大廈谷，曾鏖戰四年之久，去年部份軍人與民衆叛變，反對數度執政的獨裁者摩利尼哥，又有經月的內戰，今年一月和四月間又有政變，到六月初，警察及武裝部隊再度發動不流血政變，摩氏才被解職，由最高法院院長福魯輔斯代替爲臨時總統；但摩氏在一年多前決定的戒嚴令和新聞檢查令，迄未取消，政府的反動性仍然保持，至十月下旬，又會發生一次叛變，但未成功。最引人注意的，要算今年四月間汎美會議所在地，哥倫比亞京城所發生的政變，在政變之初，曾盛傳是共黨發動，但是實在情形，却是反動派畏懼自由黨左翼的勢力日大，才暗殺了他們的領導者蓋丹，結果由自由黨右翼與保守黨合組政府，愈趨反動。最近的一次大叛亂，是發生在祕魯，十月下旬，前任內長及參謀長，發動軍隊五團叛變，很快就佔領全國，總統被迫辭職，叛軍領袖歐法利亞重組政府時，曾宣稱願保護勞工階級；但就職之後，旋即繼巴西、智利、巴拉圭等南美三國，宣佈共黨非法，並禁止強有力的左翼人民黨，作任何政治活動，從此也就可看出他的真面目了。日前又傳委內瑞拉發生政變，委國是世界第三石油國，現在的執政者，是偏左的民主行動黨，這一次發動政變，可能又是反動派的叛亂，更可能有幕後的操縱者，因爲委政府想把石油收歸國有，這在帝國主義是決不肯放鬆的。

二次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南美各國政府，在爭取民主的勢力日益强大聲中，頗有轉變的趨勢，最令人注目的是智利，該國現任總統伐台拉，在前年十一月受智共的支持獲選，就職後曾容納共黨，組織聯合政府，但

在美國與阿根廷的威脅之下，終於排除共黨閣員，漸趨反動，甚且超過其他各國政府的反動程度，如繼巴西之後與蘇聯絕交，並宣佈共黨為非法等措施，都是可以看其轉變之速。哥倫比亞和烏拉圭，在南美原是比較民主的國家，前者在今年四月的政變之後，大批進步份子被解雇繫獄，並採取極權主義的措施，壓迫言論及集會自由，後者還無大的改變，政府是採取中間路線。祕魯和委內瑞拉，原保有有限度的民主，最近也相繼發生政變。厄瓜多爾現任總統普拉查今年九月初就職，政治仍趨向獨裁。玻利維亞曾經過法西斯式的獨裁統治，自前年發生革命後，新總統是反對阿根廷的法西斯政策的，但因經濟關係，仍受美、阿的強烈影響。

阿根廷的統治者貝隆，是有名的法西斯餘孽，在帝國主義者的縱容之下，野心甚大，有所謂「貝隆計劃」和「拉丁集團」的醞釀，前者已有祕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等國參加，接受它的貸款，並且交換資源；又會與智利訂立財政貿易協定，完全控制該國的經濟，同時還把烏拉圭和玻利維亞也包括於其經濟勢力之下。後者在貝隆夫人去春遊歐時，曾甚囂張上，當她到達另一法西斯餘孽的西班牙時，除受到熱烈的歡迎外，瑪德里與里斯本並會公開議論過建立拉丁集團的問題。在阿根廷策動下的南美各國不祇是反蘇，排英，甚至還有與支持，縱容它們的美國形成對立的趨勢；

從今年春間，由爭奪南極大陸所發生的排英運動，和在汎美會議中對美國表示冷淡的情形，都可看出這一跡象。

今日的世界，一方面是民主潮流的澎湃，一方面也還有拼命掙扎的殘餘舊勢力，不斷的掀起逆流，因此才縱容了法西斯餘孽，並還助長了它的威風；阿根廷的貝隆既日益跋扈，南美其他各國的野心家，也都躍躍欲試的步其後塵。從表面看來，南美現在是被逆流衝擊着；而真正的民主運動，仍然是堅持着繼續發展。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是左翼的基層組織，反動派為了削弱它的勢力，特別組成了黃色的美洲工人聯合會來對付。在貝隆嚴酷統治下的阿根廷，有急進黨和社會黨組成的民主同盟，甚至於還有三萬人以上的共產黨；巴西共黨的勢力最大，在年初估計，就有二十萬人以上。他如智利、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祕魯等國的共黨也各有三、五萬人。據說全南美的共黨，全由巴西的普理斯迪領導。單就共黨的人數而言，並不是十分驚人的，所可注意的是在殖民地式的封建政權統治之下，大多數人民既感到生活的壓迫，有些貧苦的勞工、佃農、學生以至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便多有着傾向並和他們一致鬥爭的趨勢。

一九四八、十一、二十五。

貝奈斯回錄憶

(四)

Dr. Edvard Beneš著

直 譯

四、蘇德條約及其以後的情勢

就我個人的經驗，我說不出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條約的談判是怎麼樣，由於什麼動議，或通過什麼人來開始的。照史達林說，談判的發動是由德方。我這裏則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從布拉格和莫斯科兩方面的情報獲悉蘇德之間正在進行經濟談判。

無論錯也好，對也好，我的一些結論是推求得非常之遠的。我認為蘇、法、英三國談話是確定的結束了，並且相信蘇聯至此將唯一按照她自己的利益與安全來決定她自己的方向。蘇聯知道自身沒有準備，必將力求儘可能長久的延緩戰爭，一面又狂熱的備戰。同時，我可斷言，俄國不會忽視她的最後的革命目標，即令她可能被迫採取看起來像是或者實在是不合邏輯的行動，

我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像是拿着顯微鏡似的一察看蘇聯政策每一個纏起的動作。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的一大清早，英格爾將軍和摩拉維克上校報告我說，他們已從德國接到希特勒和史達林間極密進行談判的情報。八月十日至十二日我們又由同一的來源獲得更重要的消息，說是八月三日和四日晚上，談判已達到決定的階段。

「貝奈斯博士相信德蘇條約正在製造之中，

特去拜會倫敦的蘇聯大使伊凡·邁斯基討論這個問題。】

我懷着明白確切的印象告別邁斯基。他不同意我的見解，即認為德蘇條約的意義在於德國想立刻進攻波蘭。我告訴他從德國得來的情報，戰事馬上就要爆發，他表示很大的懷疑。他想，這時候，法國和英國都不會從事戰爭，波蘭也不敢單獨作戰。「顯然會有第二個慕尼黑，英法兩國違反我們的意志把第一個慕尼黑強加在歐洲身上，而以波蘭作犧牲」。他對於本國的政策，極端的保留，我得到這種印象：蘇聯將企圖儘可能長久的保守中立，以便在雙方消耗完畢，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然後參戰，決定戰局，並且照着社會革命的路線，來實行解決歐洲的問題。

我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初去到巴黎，談判在法國境內成立捷克政府與捷克軍隊。我們國會裏的一位共產黨員哲·史維馬前來見我。他看到我與達拉第交涉有困難，企圖勸說我放棄西方，走向俄國。我告訴他，我認定有緊隨西方國家的必要。我是以超乎一切以上的關心，不惜任何代價來保證解放運動的團結一致。

史維馬反對我，說西方的情勢將壓迫我右傾，離開蘇聯，並將把我送到反動的懷抱裏。我堅持的說：「爲了解放，我們的努力，一開始就必須遵循正確的路線——進步的，民族的，團結的，亦即西方東方同時都走的路線。」

這次與史維馬談話使我充分看出，我們的共產黨人，在俄國共產黨的影響之下，對於未來戰爭，和我的看法是多麼強烈的不同。我們都相信

蘇聯會參加戰爭。但是，共產黨人却相信蘇聯只在戰爭快要終了，敵對的雙方都無力阻止或抗拒社會革命的時候才動手。我不能想像西方列強或德國會看不透蘇聯的打算，並且不採取適當的行動。

我們似乎可以確定，無論那一方面，都會用盡力使出一個手段儘可能迅速的把蘇聯拉入戰爭。

因此，在戰爭開初的幾個月，當我接到國內的情報，申述共產黨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運動，採取着若非實在消極也是有保留的態度時，我並不感驚異。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九月間，倫敦的捷克共產黨人從他們起先熱烈參加解放鬥爭，決定轉入幕後之時，我看到了同樣的影響，打算，觀念，甚至於同樣的訓令。這時候，倫敦共產黨人開始發傳單攻擊我，我又從布拉格方面的朋友獲知共產黨以同樣的方式在國內宣傳的消息。

我在發往捷克的訓令中，不斷警告我們的抗敵團體不要被共產黨的行動所欺騙。我從不排除蘇聯不久會被捲入戰爭的可能性，到了那時候，我知道，我們的共產黨將不得不改變他們的論調。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蘇聯政府通知我們的公使柴登里克·費林格爾說，他在莫斯科的使命已告終止了，我們其實已預料到這一點，因爲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蘇聯政府強調的說：「這些形式上的手續毫無意義」，我很注意這句話，我仍然期待着那個強大的東方分子——俄國，加入戰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宣告的蘇芬戰爭，正和我對於世界情勢發展的觀念一致。在我看來，這個戰爭的意義在於蘇聯已不願及德芬聯盟或

德國的願望而直接向自己的目標前進；在於蘇聯想保證自己反抗德國以及準備承受被國際聯盟開除和達拉第企圖運動英法兩國對蘇聯作戰的種種結果。

按照達拉第的計劃，法國必須及早停止與德國作戰，等到德國與西方列強構和以後，德國就會被迫單獨的進攻蘇聯。但是，我堅決的要求我的同僚們，對於蘇聯，在政治上要繼續採取極端保留的態度，並且不要屈服於當時從美洲傳播在外國的反蘇宣傳。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貝奈斯博士和波蘭流亡政府的首領西科爾斯基將軍會晤。西科爾斯基認定他不僅是與德國同時也是與蘇聯作戰。他只考慮蘇聯會以西方列強盟友的資格參加戰爭，不會信戰局會由美國來決定，美國是會在德國擊潰蘇聯之後來援助英國與波蘭的。貝奈斯答辯他，西方國家如無蘇聯在內即不能獲得勝利，沒有使他信服。」

和西科爾斯基的談話，以及關於波捷諒解的其他談判，使我看出我們間的根本衝突。我因此在所有與倫敦波蘭份子的談判中，都是極端的小心。我是首先對西科爾斯基，隨後對着米可拉茲克，想對他們說明白，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應當努力進行與蘇聯訂立一個真正的協定。

我們從布拉格接獲的情報，充分證實我種種的預料。蘇聯仍然希望儘可能長久的延緩參加戰爭，然而，希特勒在對英戰爭中並沒有粉碎英國的抵抗，迫使邱吉爾求和。如果英國繼續作戰，由於美國的援助，不斷增強力量；如果當英國尚在作戰之時，蘇聯方面的，無論是爲了作戰或爲

。大大實行社會革命的準備，到達了最高度時，將會發生什麼事呢？這時候，不管願意與否，蘇聯不得不注視着希特勒處在絕望的難局。就德國來說，這是一個災難的暗示。

希特勒立刻作了那重大的決定，他期望以他辦不行的政治技巧，能够多少挽回這個情勢。因為美國尚未參戰，他決定他必須以突然的進攻，搶在蘇聯的軍事準備和她最後參戰的前面去。他希望他能夠使西方列強相信蘇聯世界革命的計劃，促使他們與德國構和，以便他在東方放手做去。維琪法國無疑的是願意這樣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摩拉維克上校給我的情報報中說，德國正準備進攻蘇聯。「對蘇聯的遠征已經確切的決定了。德國一旦完成了南斯拉夫的征服，至遲在五月中旬，就會有一個進攻蘇聯的軍事行動。全部東線「作戰準備」的日期已定為五月十五日」，附屬於這個報告的還有各種技術方面的陳述。事實是這麼嚴重，雖然我已將情

報的要點告訴英國、美國，與蘇聯，但還不敢立刻把充分詳細的情節通知各同盟國家。我把這個報告告訴邱吉爾是在頗富於戲劇性的情景下實行的。

我曾約請邱吉爾在四月十九日到李明頓檢閱

我們的兵團。午間，在檢閱軍隊之前，我們和國會議員羅納德·特里共進午餐。席間除邱吉爾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英國人，以及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美國空軍司令安諾德將軍。餐後我們談到未來的戰況，我得有機會詳細談論到預料中的德國進攻蘇聯一事，我表示我的信念說，蘇聯參戰，已在原則上決定了。「至於確切在什麼時候，怎麼樣的參戰，則將由希特勒決定而非由史達林決定。」

邱吉爾，如他後來所告訴我的，已經從美國方面獲悉希特勒準備進攻蘇聯的情報。我所說的事實使他已經知道的更加明白，得到證實，而且完全。這時候，英國正在單獨對德作戰，犧牲很

大，邱吉爾是如何的接受我的消息與意見，那是可想而知的。同一問題，他反覆問了三遍：「你相信蘇聯真會作戰，經得起作戰，並且相信蘇聯的軍事幹部有充分作戰的能力嗎？」我對他保證說，我信任蘇聯。

餐後，我們乘坐邱吉爾的車子去檢閱軍隊，繼續談論紅軍，紅軍的準備，紅軍的士氣，及其軍事幹部的能力等。最後一個問題，邱吉爾特別關心，因為關於杜哈契夫事件以及關於一九三六年三七年間清除紅軍官佐的記憶尚未消失。邱吉爾也問到俄國的民氣，政治情勢和經濟準備。

等我後來知道邱吉爾當時從英國情報人員及倫敦的波蘭人方面所得到的是那一類的情報，這才了解他問這些問題的意思。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報告差不多都是一鼻孔出氣：「假如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將在八個至十個星期內被消滅」之類。

德國進攻蘇聯以後，戈培耳的宣傳機關所說的正是這同樣的話。

一月時事述評

本社資料室

國外之部

美國總統大選揭曉

美國總統的大選，誰都以為是共和黨勝出，杜威勢必當選；結果却出乎意料之外，民主黨獲得全勝，杜魯門竟連任總統。在大選前夕，

兩杜競爭，進達白熱階級，毫無顧忌的互相譴責，甚至連那不將外交政策，捲入戰爭叢雲的協議，也被破壞，拆穿了沉澱一氣的兩黨外交政策。杜威在全世界反動份子的陪擇之下，熱暈了腦袋，據說連助手都已準備好了，祇等登台；不意結果遭此慘敗，驚醒了八年來的總統迷夢，而無可奈何的說是無官一身輕，宣佈從此再不競選。杜魯門獲選的主要原因，是競選時藉用了很多進步

黨的口號，予人民以一線希望，人民為了要避免反動的共和黨執政，又無把握使新興的勢力還嫌薄弱的進步黨，立即獲勝，所以還是選擇了這稍勝一籌的杜魯門。杜氏獲勝之後，華萊士與麥勃先後發表意見，希望他能恢復羅斯福時的新政，放棄兩黨外交並改促他履行關於物價管制，廢止扶特——哈特萊法案，保障黑人公民以反完全承認以色列的聲明。目前美國府各要員正齊集

白宮商討，龍否履行諾言，尚待日後的事實證明；惟就客觀情勢觀測，今後美政府的對內政策，可能放寬民主尺度，對外政策則恐難有大的改變，大若與英國工黨擊敗保守黨後的作風相近。

聯大議程在一拖

聯合國第三屆大會，又進行了一個月，議程的重心，仍為柏林問題所糾纏。阿猶衝突，聯合國似已無能為力，聞將留待下期復會時討論，裁軍問題，蘇聯主張五強於一年內裁減陸海空軍三分之一，及設立一個國際管制機構的兩項建議，均遭否決，僅通過比利時對法國建議的修正案，該案主張由一個國際管制機構「接收、檢查和公布」各會員國家所提出關於常設軍備的充分情報；再由安理會「從事研究」解除及減削軍備和武器部隊，以待國際局勢許可時實行。希臘問題，也否決了蘇聯主張撤退外國駐軍，及解散巴爾幹委員會的建議。管制原子能，仍通過美國的空洞方案，而未提及消費原子彈。值得一提的是大會一致通過和平議案，要求各強國互相遵守雅爾達宣言，互相合作，建立永久和平，隨後聯大主席伊瓦特與祕書長賴伊，聯名呼籲和平，函請四強立即會商，解決柏林問題，訂立對德、奧、日和約，結果蘇聯贊同，美國允予考慮，英法竟表拒絕；目前安理會主席布拉馬格里亞，又提出建議，進行調解，惟結果仍難樂觀，恐怕還是不了了之。但有一點發展的線索是值得注意的，即最近英法又一反那以前為美國作先驅的作風，反而有了與蘇聯單獨三解之意。

大西洋聯盟進行積極

在聯大議程進行緩慢之際，大西洋聯盟的進行，轉顯得特別積極，十月底西歐五國外長祕密會議後，宣佈將與美、加兩國簽訂北大西洋聯防盟約，據說在原則上已獲得完全的協議，並決議繼續策劃組織歐洲聯邦的計劃。此一消息傳出後，華府表示歡迎，加拿大希望在明年就可簽字；蘇聯廣播員則予以猛烈抨擊，認為是侵略計劃。十一月上旬，西歐聯盟常設委員會與協商管制魯爾問題的六國會議，先後在倫敦舉行，前者完成了聯防公約草案，後者決定將魯爾交給人管理。據說還要把大西洋聯盟擴展為世界反共聯盟，對北歐諸國已一再拉攏，但仍未成功；義政府却在盡力活動，想參加進去。目前反共集團的範圍愈來愈大，可是各國內部却愈鬧愈糟，主角之一的法國，內部不安，外交彷徨，簡直是奢靡畢現。至於作為盟主的美國，那拖延累月的兩洋碼頭工潮，到現在才有解決的可能。

戰犯處決聲中的日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於十一月四日在日本陸軍部宣讀戰犯判決書，只以陰謀與侵略戰爭等項，為其罪行，而將在華暴行等三十八項罪名，完全剔除。隨後繼續列舉各犯罪狀，宣佈土肥原等四人為侵華戰犯；東條等十六名為南進禍首。

官季楠還想替三菱、三井等財閥開脫，但無效果。十二日判決東條、廣田、板垣、木村、松井、日皇裕仁曾頒發侵略號令，却未判罪；首席檢查

俊六、平沼、星野、賀屋、木戶、小磯、南次郎、關敬純、大島、佐藤賢、島田、白島、鈴木、梅津等十六人處無期徒刑；東鄉茂德處刑二十年，重光葵處刑七年。判決宣佈後，各首要戰犯均不認罪，向麥克阿瑟提出上訴，右派團體，竟發動日人，要求赦免戰犯。二十四日麥帥宣布維持原判，但決定秘密解決，拒絕盟國記者參觀，因而引起爭議。日本戰犯拖延至今才得判決，但元兇裕仁，仍高據皇位，吉田內閣，日益反動，在麥帥支持下，決定解散議會，並擴大特務職權，強迫非政治性團體登記，並可不要拘票，任意搜索逮捕。日人甚至還有要求新殖民地的野心。同時電工納賄案已扯到前任首相吉田的身上，吉田內閣又將被煤礦納賄案拖垮，正可見將在垃圾堆中，扶植不出好的貨色。

國內之部

內閣改組

由於經濟措施的失敗，與軍事情形的逆轉，翁內閣成了衆矢之的，堅決請辭，戰時體制的醜醜，於焉而出，不幸那受命草擬方案的智囊，竟以才盡自裁，黨內要員與社會賢達，又多不願受任閣揆結果才選定了立法院長孫科，在立法院中迅獲通過。目前新閣人選，正在分途邀洽之中。新行政院長曾在謁發表談話，聲稱將放手作事，首先在爭取美援，故必準備讓步，對開放內河航權，勢在必行；同時並望麥帥一類人物，能前來做最高顧問。據說各行政機構，除國防部外，將大

量裁併，以應戰時需要。

戰火蔓延烽烟急

軍事情形，月來有急遽的轉變，月初潘平電訊中斷，少數高級軍政首長在槍砲密集聲中，離藩飛平，英、美、法三國領事館，自願留駐，聞已恢復電訊聯絡，當局槍檢討戰局時稱：東北戰事雖告失利，但華北還不會受到直接威脅。隨後華東大戰爆發，淮北風雲轉緊，鳳台，楊山，臨城，先後易手，海州，連雲港，新浦，等地轉進，寶汪，台兒莊，棗莊，駐軍發生變化；碾莊，睢甯，宿縣，靈璧，固鎮等地，均曾激戰到底，聞碾莊守軍黃伯韜部，苦戰十餘晝夜，突圍後有軍長一人得免於難，黃本人傳已自戕，但又有尚在人間之說。目前徐州已在大捷聲中，轉入沉寂大戰南移，正在蚌埠外圍進行，浦蚌間亦有零星接觸。華中防軍應援東調後，南陽，棗陽，隨縣，立煌，岳西，經扶，商城，固始，駐馬店等地尙待接防。在華北方面，榆關，承德，保定等地易手後，北平東郊通縣，高麗營等地，頗趨緊張，冀東可不定。能有大戰爆發。陝淮中城，白水，富平間，曾有激戰，守軍某旅長戰死，遺骸已運抵西安；華東戰局緊張聲中，又有將該地駐東證之說。太原在包圍中，張弛不定，有該方面的大員駐京求援，惟其於大局影響甚微，或可多延時日。值是華北是到地烽烟，而由於美偽之撤退，京滬人員，日有疏散；追求美援的呼籲日亟，蔣夫人已應邀訪美；戰局的轉捩，關鍵看來似乎外交還重於軍事。

自由論壇 第三卷等十二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湘芬書局

號九三三路正中：昌武 號六二路通交：口漢

發行中學用書
經售全國圖書

代定代辦委託

中 外 各 種 雜 誌

信 用 悠 久 可 靠

手 繢 迅 速 便 利

自由論壇 稿約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則作者自負。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紹述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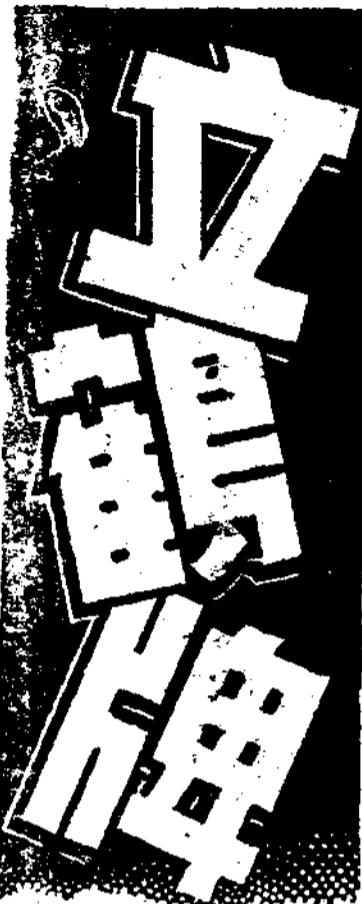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金圓十圓。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十二期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者
編輯委員會社
電話：二五七〇
漢口湘芬書局
地址：漢口憲政一路二〇六號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印 刷 所
發行所及定購處
分銷處
中 外 印 書 館
電話：二五七〇
漢口湘芬書局
地址：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堅牢大方到處風行品出廠膠橡豐華

製造公司總經理

漢口英華街三十一號

內政部登記京鄂字第十八四號 本刊為武漢雜誌社聯合會員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三號

本期售價金圓二圓